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文明在

(一)

薛熙纂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 文 在

(一)

薛 熙 纂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存目

明文在一百卷國朝薛熙編熙有練閱火器陣記已著錄是書仿昭明文選體例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所錄亦頗存鑒別蓋熙爲汪琬門人於古文有所受之也然數多則簡擇難精世近則是非未定榛楛未翦則亦勢使之然耳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文之有選始於梁昭明其所收雖未足盡秦漢魏晉之文之勝而後之言選者昉焉自是姚鉉有唐文粹一百卷呂祖謙有宋文鑑一百五十卷蘇天爵有元文類七十卷明文久未有成書薛子乃編次爲文在一百卷旣成以序請予讀之竟褒爲之序曰文章在天地間其用最廣三代六經之文予不敢輕論已後世稱文乃廬以詞章當之顧所係亦鉅矣哉上自朝廷郊廟詔誥冊祝非文不宣奏議牋啓非文不達史官之藏朝章國故因革之大非文不著名公卿大夫之勳伐治行非文不行不遠下至山川草木贈送遊覽器物之微非文無以徵古今杼意旨蓋天地無終窮文章之用亦與無終窮不能一日廢也自西京歷唐宋元之久爲文者至多而爲之而詣其至者遷固而下凡二十餘家其間世代有升降因之文章有洪纖高下深淺精惰蕪潔之殊或者疑其不盡同獨問取是數十家而按之大槩其出也有源其注也有委施之世可以濟用垂之後可以不朽則無不同夫其所爲不同者形模也句字也其同者本原也嘗譬之水然河之渾淮濟之清江之洶涌湖波之演漾其變不窮而其出於地而注於海則同豈惟是凡盈天地間之水巨細不可以什伯計而苟其發之有源注之有委則皆得以水名惟夫爲斷港爲蹄涔斯無取焉耳近代之言文者吾惑焉六經不可學學文當法遷固前人有爲是言者於是一二人力而爲之舉世靡然從之顧遷固之本領不可得而闕而遷固之形模句字易襲也識者乃從而詆其後曰賸史漢詆之則然從之顧遷固之本領不可得而闕而遷固之形模句字易襲也識者乃從而詆其後曰賸史漢詆之則易襲猶之史漢也識者又將從而詆其後曰賸八家嗚呼原之不探而相徇以貌彼亦一賸此亦一賸吾懼相詆訾無已時也是編所收斤斤祖禰歐曾而能辨其賸溯其原薛子自言十五年苦心在是蓋將躋

明一代之文與宋元諸名家竝。而由宋元以力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如歸震川所云者。庶幾近之。已。按文鑑止於北宋。文類成于元統。皆其本朝之人爲之。姚鉉以宋人纂集唐文。與是書頗類。鉉書成。藏于家。其子嗣復始上之朝。猶未卽行世。薛子以門人之力。鋟諸梓。得身見是書之流布。則門人亦賢矣哉。薛子名熙。字孝穆。常熟人。

康熙丙子中冬。長至前八日。商丘宋榮序。

今上御宇之十有八年。詔修前明一代之史。良以國可亡而史不可亡。其盛典也。熙窮居草澤。亦嘗與二三子竊念之。史不可亡。而一代之文可以備史編之闕者。獨可亡乎。顧文集繁蕪。觀者無所適從。而又囿於明季雜亂之見。雖大儒宿學。亦棄置不觀。遂以爲前明無文而文亡。卽有觀者。亦嘗選輯而徑路不分。棄取未當。遂以爲前明之文如是。而文愈益亡。熙竊憂之。爲之深求其故而不得也。久之而知明文之亡。殆亡於宋景濂先生之集乎。或者謂潛溪實爲開國文臣之冠。一代之文。實始倡之。而子顧以爲文之所由亡何也。熙曰。明初之文之盛。潛溪開其始。明季之文之亂。亦潛溪成其終。蓋潛溪之集不一體。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澤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諸公。善學潛溪者。得其俊永而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萬以及啓禎朝之諸公。不善學潛溪者。得其塗澤而亦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亂也。亂則亡。必然之理。所以明文之不可以不選也。選之維何。取其俊永者十蓋居其八矣。俊永者何。是乃所謂文也。不則卽孔子之所謂言之不文也。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平淡者取其備體。塗澤者取其不雜。不過十之一二而已。閱斯編者。必參以景濂先生之全集而讀之。而知熙之苦心。蓋近已十有五年而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歸震川先生云。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以上而與之匹敵。而不及唐之韓柳者。以昌黎挺出於瑠瑤藻續之中。而陶汰未盡。則猶有塗澤者存。柳州始尙囿於唐之習氣。至中歲乃大變。始盡去其塗澤者。今其文可觀也。至於宋元之文。則平淡而加以以俊永矣。熙謂是編之文。直可以比並宋元。而追數千載以上者。又以潛溪爲首功。於乎。數千載以上之文。非猶夫人之文。蓋六經四子之文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潛溪先生亦曰。爲文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

通衢。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彼塗澤者。矯語秦漢。夫秦漢之人。不過李斯。鄒衍。司馬相如輩而已。以視孔孟。何如哉。由斯以觀。則有明一代之文。斷斷在茲。不可誣也。是國雖亡。而文不與之俱亡也。熙將以類編次之。授學子輩卒業焉。若欲以備史編之闕失。塵乙夜之覽觀。行世傳後。熙實不敢聊爲誌之。

康熙三十二年春三月望前三日吳郡後學薛熙謹序

吾師半園先生既纂輯明文在編爲一百卷自爲序授鏞輩讀之僉曰善於是鏞與同門生太倉徐子龍、驥、吳縣倪子霽、仁和金子彬輩謀鋟諸梓以廣其傳非先生意也。既鏤版成諸子以鏞齒差長宜有序。鏞於是私於先生曰：先生爲人孤行己意，世之不悅於先生也久矣。世之好訾議而不樂成人之美者衆矣。是編出而鏞輩親受業於先生者知之深，其不知者或議有明三百年之人文具在，採之而人物不備，選之而棄取未當，則奈何？先生笑曰：藏諸可也。鏞唯唯退。一日又以講先生曰：甚哉子之固也。六籍之傳亦有幸有不幸焉。奚其備？昔季札聘魯，魯人爲之歌。齊嘆曰：美哉泱泱大國之風，必非傲辟驕志之音也。則知太公以至四公時之正風，子札猶及見且聞之。孔子與子札同時，且詩又在魯而止，錄哀襄時之變風，難鳴以下十有一篇者，孔子偶不及見其正風，則齊之不幸也。至於時異勢殊而至殘闕失次者，經傳中多有之。豈孔子之博觀而不能求其備歟？蘇子瞻謂蕭統之文選，選之未當，淵明集之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則知其忽遺者多矣。至若子夏之序李陵之書，蘇武之詩，僞而不能辨，宋玉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甚矣其繆。未可以一二數也。奚其當於乎淵明之有忽遺，淵明之不幸也。然有專集在，其他見於文選而無專集者，斯人之幸也。子乃言然，子之固也。鏞於是憮然曰：善。退而思之，以是編而欲推尊於六籍之後，則猶謂鏞輩之阿私。若以之繼文選實有餘何也？編次之法仿之而有加焉。首賦次詩，次騷，次七次演聯珠，次詔誥制冊，次策問，次檄露布，次頌表箋啓奏疏，次贊箴銘原議論辨說，次書序記碑銘墓誌傳行狀，次錄，次書事雜志，次冠詞字詞哀誄祭文，次公移，次題跋，於乎有篇章以來可謂至於斯極者矣。況有明之人文盛於齊梁之人文，卽或採之未備，則孔子之經已若斯，選之未當，則世之

議統者又若斯。不害其爲六籍爲文選也。而文選以帝子之力。何難搜羅之富。乃僅而得碑二首。狀一首。墓銘一首。誌又缺。祭文一首。何其寥寥乎數篇也。以視斯編當必有能知之者。鏞於是應同門諸子之命。述先生之意。摹刻於先生序之次。以告於世之成人之美者。勿訾議先生也可。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長至日門人長洲錢大鏞謹序

明文在參訂姓氏

受業門人

長洲錢大鏞禹銘

太倉徐龍驤雲期

長興錢兆沆樂肯

仁和金彬子萬

涇陽王如辰□□

福清翁弘學蔭伯

吳縣倪霽亦雲

常熟曹覺尹先

長興錢兆澄轡思

常熟孫佑稀一水

曹縣蘇珽□□

常熟許穀貽孫

長洲張書升□□

嘉定陳豐羽祖文

常熟沈 煌昭文

長洲許 □□□

常熟李 琮玉芳

常熟李 琳貢惟

常熟范一鸞□□

涇陽張懷瑾□□

休寧張 淦聖城

同郡名賢

太倉陳氏名 瑚確庵先生

長洲汪氏名 琬鈍翁先生

崑山徐氏名 乾學健庵先生

長洲尤氏名 侗悔庵先生

長洲宋氏名 實穎既庭先生

長洲彭氏名 龍雲客先生

吳縣繆氏名 彤念齋先生

吳縣錢氏名 鑄香山先生

吳縣錢氏名 中諧庸亭先生

崑山徐氏名 秉義果亭先生

吳縣周氏名 茂藻子潔先生

吳江朱氏名 鶴齡長孺先生

長洲范氏名 必英秋濤先生

長洲韓氏名 葵墓廬先生

吳縣徐氏名 晟禎起先生

嘉定許氏名 自俊潛壺先生

吳江顧氏名 有孝茂倫先生

常熟孫氏名 朝讓本芝先生

孫氏名 永祚雪屋先生

錢氏名 陸燦湘靈先生

錢氏名 朝鼎黍谷先生

馬氏名 班定遠先生

王氏名 澧蘭陔先生

明文在 參訂姓氏

翁氏名叔元鐵庵先生

蔣氏名伊莘田先生

曾氏名肇甲先乙先生

陳氏名煌圖鴻文先生

鄧氏名林梓肯堂先生

嚴氏名熊武伯先生

陸氏名貽典勅先先生

薛氏名維嵩汝凝先生

薛氏名維巖汝瞻先生

明文在凡例

一是編約計詩文二千餘首。雖係前明一代之文。必與本朝著作鴻篇有相關者。始得登選。以備參考。凡有羸悖字面應刪者。先生與鏞輩詳加披閱。抉摘無遺。

一是編雖取行文要構新意。翻前案。變換局法。然必原本經史。是非不背於聖人者。錄之。以爲學古之津梁。

一是編以韓柳歐二蘇曾王七家文爲宗。蓋前明大家如宋潛溪。方正學。蘇平仲。楊東里。王陽明。唐荆川。歸震川諸公。心法相傳。以明潔爲主。真得左國史漢之神理。所以爲正派。不則卽爲異趨。與六朝文體判然不同。然有通篇學六朝者。自成一體。仍錄一二。若將六朝字句夾雜大家文中者。謂之倚市態。槩不入選。又大家文中直鈔左國史漢韓歐成語。及故爲險澀之詞者。謂之生吞活剝。墮於魔道。則斷斷不選。語錄本非文字。若篇中有直寫語錄句者。亦不入選。

一選文務要合法。法者一意到底。起承轉合。秩然不亂。如人之有耳目口鼻也。耳目口鼻不全者。不合法者也。全者又必姿韻溢。出紙上。然後讀之。可以移人。姿者何。卽昌黎所謂言詞之短長也。韻者何。卽昌黎所謂音聲之高下也。如人面目之有致也。乃登上選。若僅平鋪直敘。則略似人形者。天下皆是。收之不勝收矣。然或文取備體。人推物望者。苟法度不失。姿韻雖少。亦勉錄一二。

一近時選家。俱不分門類。學者無從知其體裁。是誠缺典。今各體俱參文選目錄。而稍增損之。以古文

有選本。自文選始也。但文選詳於詩賦。而略於序記誌狀。是編略於詩賦。而詳於序記誌狀。以詩賦之體。約而易明。況前人已詳言之。序記誌狀之體。變而難通。今之合體者。鮮矣。故備載焉。至於策論。合作甚夥。美不勝收。且係場屋之文。有專選。副刻。

一卷帙亦略參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分體編次。又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略仿類編之法。先生嘗謂鏞輩曰。初學詩文者。必先融會貫通大意。然每學一體。尤必熟讀是體。如學五字句。即讀五言詩。學七字句。即讀七言詩。學某種序。即讀某種序。學某種記。即讀某種記。涵咏既熟。然後下筆。自有神助。先生又云。看書與讀書功效不同。看書者。反覆觀覽。不過明其理。如欲習其辭者。非迴環朗誦。不能得其氣也。

一是編先生與鏞輩手披目覽。晨書暝寫。得之全集者十之七。得之選本者十之三。歷十有五年而始成。然家鮮藏書。而借本又多祕惜。名篇尙恐挂漏。容當補遺。但文之佳者。未錄。則實有之。文之不佳者。濫入。則或未也。至於當代名作。如林真能。廓清明。季雜亂之弊。間辱投贈者。即精選以藏篋衍名之。曰皇清文起。蓋取起衰之意也。因諸體未備。且館閣之文。蒐羅未徧。姑曰文鈔。意蓋有待。今拔其尤者。先鐫梓。以請正大君子焉。

一選錄姓氏。不依時代。有啓禎時人。刊於洪永之前者。亦有一卷中。反復重見者。歷觀文選。文粹。及文苑英華。諸書皆然。是編亦猶行古之道也。

一鑒定姓氏。自本省督撫藩臬諸鉅公。以迄四方同郡諸前輩名賢。非親承指授者。不敢濫及。